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十一集部

甫里集卷十六

唐 陸龜蒙 撰

雜著

叢書序

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自乾符六年春卧病於笠澤之濱敗屋數間蓋音書十餘篋伯男兒纔三尺許長碣音齒猶未徧教

以藥劑象梧子大小外研墨泚筆供紙札而已體中不堪羸耗時亦隱几強坐內壹鬱則外揚為聲音歌詩頌賦銘記傳序往往雜發不類不次混而載之得稱為叢書自當去聲緩憂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故凡所諱中畧無避焉笠澤松江之名

送小雞山樵人序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
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

率生小樛朴楸皆薪材直吳之業此為助焉連延廣袤
不一其主為言畫疆界以相授自家至麓凡二百弓東
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予家大小之口二
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藪輩十斛薪然後已四時賓
客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
掌而供事曰顧及小雞之樵吐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
支流將絕八月暴雨而巨觴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
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

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廉而至晚得非赭
吾山而為汝之利耶吾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
八十美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
窖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迨今盈六十年賦
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
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已來百役
皆在亡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
寒餒之色雖盡售小雞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買

名為偷乎今子一煬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
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予歎之曰汝之言信也
然不當發於予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長其船兮
利其斧輸予薪兮勿予侮田予登兮穀予庾突晨煙兮
蓬縷縷窓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伍時不用
兮吾無汝撫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龜蒙讀揚雄所為書知太玄準易法言準論語晚得文

中子王先生中說又知其書與法言相類道之始塞而終通子雲軋軋不足當也何者子雲仕於西漢末屬莽賢用事時皆進符命取寵雄獨默默以窮愁著書病不得免人希至其門止一侯巴從之受太玄法言而已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脩先王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沒門人歸於唐盡發文中子所授之道

左右其治太宗每歎曰魏徵教吾功業如此恨不使封
德彞見之逮今十八聖舉其君必曰太宗舉其相必曰
房魏上下之心恥不及貞觀則生人受賜足矣豈非文
中子之道始塞而終通乎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誦文
中子書不絕於口率兄弟耕稼以自給一旦訪龜蒙曰
吳中兵荒來人不足犬豕之食安能遂退藏耶吾從子
相天下矣吾西而見之龜蒙曰丈人外族之門人實作
良輔今復家有丞相必以房魏之道致君中興是內外

有德於四海也此行徒東歸乎昔丞相未升甲科時年
纔弱冠適蒙幸得參游中以兄事之許與膠固形於歌
詠及丞相為朝鉅儒居侍從之列適家江湖邊病不能
起一耒而耕一船而漁有文三十編有書數千牒未嘗
干求諸侯故得沒沒無一人道着名字今丞相方築太
平之基架羣材立清廟丈人承閒宴語幽仄試丞相意
復念以小謝城北秋霖聲高中夜對榻有苦吟生耶因
丈人之行叙房魏得王佐之道丞相追貞觀之風小子

復言曩日之分雜而書之用以為送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

侯生嘗應舉名彤作七言詩甚有態度不見十年自云
載質於有司藝不中度輒得黜齟齬不與世合去入老
子法中作道士更名雲多居太白山在雍西南梁州之
地苦寒霜雪常積雖夏五六月赫日在上羣峯若焚戎
獨皓然玉聳岩壁澗壑之木不數百年不能為材及其
堅良不與他等民乘是氣皆壽而不衰况養生者耶吾

南遊天台既將復而老焉予曰夫物命乎天者人不能
有存乎人者天不能奪推其氣則謂之一考其命則有
懸絕不類者焉居恒寒之地而不夭者吾不信也處恒
燠之地而不壽者吾不信也信其命乎天者人不能有
而已矣傳曰仁者壽則恒寒之地不仁者夭而死矣恒
燠之地仁者壽而生矣苟恒寒之地壽其不仁者恒燠
之地夭其仁者是寒燠為不祥之氣夫何以佐天地生
植乎哉如此則居寒而壽居燠而夭吾益不信也信乎

存乎人者天不能奪而已矣或曰仁者壽不仁者亦壽
不仁者天仁者亦天吾又不知命乎天存乎人果可信
乎未也無乃自壽自天自仁自不仁耶天不能與之又
安能奪耶信矣姑務乎仁無以山寒自欺吾亦信子之
壽矣

江湖散人傳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
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

乃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皆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之局為瀦為泓為潢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頃不可以為埏甃不可以為盂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鑿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

傳以志其散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

甫里

松江上村墟名

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

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擿微旨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為書

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為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

秋通例刻之於石

今在潤州文宣王廟

意以是學為已任而顛倒

漫漶

胡館切

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

先生恐疑誤後學乃著書撫而辯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

怡雖幽憂疾病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

抹者紙札相壓投於筐箱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好

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少攻詩詩

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較轆

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澹而後已好

潔凡格各音窓戶硯席翦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

於方冊值本即校不以再三為限朱黃二毫未嘗一日

去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刊之樂聞人為學講評通借不倦有無賴者毀圻揉汙或藏去不返先生戚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先生之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萬步吳田一畝當二百五十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無別已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倉無斗升蓄積乃

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為具具區且每歲波雖狂不能跳

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微明瘠大禹

胼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

天乎且與蚨虬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菘置

園於顧渚山下歲入山在吳興郡茶祖十許薄為甌犧

之實自為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茶經陸羽撰

南陽張又新嘗為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無錫

縣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

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
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樽置解
但不復引滿向口爾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
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
往或寒暑得中體性無事時乘小舟設蓬席費一束書
茶竈筆林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
雖水禽戛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
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混毀譽不能入利

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情急遇事發作輒不會忍尋
復悔之屢改不能矣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事不傳姓
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戰秋辭

八月空堂前臨隙荒抽闕散扇晨烏未光左右物態森
疎強梁天隨子爽駭五可切恂慄恍軍庸之我當濠然而

溝壘然而墻轟然而桂隊然而篁杉囷攢矛蕉標建常
槁艾矢束矯蔓絃張鼉合助吹烏分啟行若革進而金

止固違陰而就陽無何雲頽師風盲伯蒼茫慘澹隕危
撼割煙蒙上焚雨陣下棘如濠者注如壘者闢如轟者
亞如隊者折如矛者折如常者折如矢者仆如弦者磔
如吹者瘖如行者惕石有髮兮盡累木有耳兮咸馘雲
風雨煙乘勝之勢驕杉篁蕉蔓敗北路之氣撼天隨子
曰吁秋無神則已如其有神吾為爾羞之南北畿圻盜
興五碁方州大都虎節龍旗瓦解冰碎瓜分豆離斧抵
耄老干穿乳兒昨宇今燼朝人暮尸萬犢一啗千倉一

炊擾踐邊邦殲傷蚤夷制質守帥披攘城池弓卷不利
甲綴不離充渠歌笑裂地無疑天有四序秋為司刑少
昊負宸親朝百靈尊收相臣太白將星可靈可電可風
可霆可壑溺顛陷可天札迷冥曾忘塵剪自意澄寧苟
蜡禮之云責觸天怒而誰丁奈何欺荒庭凌壞砌撤崇
隄批宿蕙揭編茅而逞力斷緯蕭而作勢不過約弱歆
垂戕殘廢替可謂棄其本而趨其末捨其大而從其細
也辭猶未已色若愧恥於是墮者止偃者起

祝牛宮辭 并序

冬十月耕牛為寒築宮納而阜之建之前日老農請
乞靈於土官以從鄉教于勉之而為之辭

四牯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拘度
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楹
當閒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下遠官
府耕耨以時飲食得所或寢或卧免風免雨宜爾子孫
實我倉庾

迎潮送潮辭

并序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廬門外有溝通浦漑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則軋而留之用以滌濯灌溉及物之功甚鉅其羸壯遲速繫望晦盈虛也用之則順而進捨之則黜而退有類乎君子之道翫而感之作迎潮送潮二辭聊寄聲於騷人之末云

迎潮

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巢卑兮漁箱短

遠岸沒兮光爛爛潮之德兮無際既充其大兮又充其
細密幽人兮歎柴門寂寞流連兮依稀舊痕濡腴澤槁
兮潮之恩不尸其功兮歸於混元

送潮

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染中流兮紅灑灑汀葭蒼兮嶼蓼
枯風騷牢兮愁煙孤大幾望兮微將晦翳睨瀛溶兮歛
然而退愛長波兮數數一幅巾兮無纓可濯帆生塵兮
撮有衣悵潮之還兮吾猶未歸

問吳宮辭 并序

甫里之鄉曰吳宮在長洲苑東南五十里非夫差所
幸之別館耶披圖籍不見其說詢故老不得其地其
名存其跡滅悵然興懷古之思作問吳宮辭云

彼吳之宮兮江之邠涯復道盤兮當高且斜波搖疏兮
霧濛滃菑菑國兮鴛鴦家鸞之簫兮蛟之瑟駢筠參差
兮界絲密讌曲房兮上初日月落星稀兮歌酣未畢越
山叢叢兮越溪疾美人雄劍兮相先後出火姑蘇兮沿

長洲此宮之麗人兮留乎不留霜氛重兮孤榜曉遠樹
扶蘇兮愁煙悄眇欲撫愁煙兮問故基又恐愁煙兮推
白鳥

甫里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十二集部

甫里集卷十七

唐 陸龜蒙 撰

雜著

登高文

金行告窮日御初九桐陰雨壓乎泥沙菊氣風揚乎戶
牖寒無以衣病不得酒茫洋於心噎嗝在口稚子拱而
進曰古往滔滔人生實勞或暇或逸以嬉以遨茲辰甚

良足嘯吾曹趨山選室席餌樽醪既可適乎灾肯亦聊

釋乎鬱陶齊諧之流載此世所謂夫登高者也嘗有意

乎子曰吁稚子之言止於是耳曾不探乎與旨吾數畝

之間門常晝關學無端倪宛若循環時孤笑以獨憤樂

正直而非險艱為書撫之與善治音持頑有行同而跡類

者尚憤疾乎聲顏一驥在坂百駕在閑傳嘶振秣侮病

擠孱仲尼登東山而小魯况肆遠目而務周旋者哉陽

專與邃假竊名器有土有人前呵後騎佞舌呶啞所向

上下鐘威介私放蕩侈哆如此者又欲見耶崇閎大居
墜粉塗朱脊會螭屹扉環獸鋪輪鮮蹄驕羽翼成徒繡
碧其內絲篋彼妹主張何人庸兒賈夫如此者又欲見
耶纓弁外飾悔吝中積簡棄信行附比凶德仁澤乾枯
義路填塞權之所憎始厚終斥權之所憐昨罵今惜反
掌背面天遼海隔如此者又欲見耶國金鑄兵赤子聚
盜殺人無慚罪人何躁造化不象名稱同暴隳頽墻垣
不填堂與生靈幾何過半減耗殘存伶俜輸輓犒勞羸

豪偏頗役使顛倒胥毆吏答不舍重耄如此者又欲見
耶古所謂登高能賦者賦物之姿慘戚在下吾寧忍窺
爾以災青可道鬱陶可披我中去聲時病言開怒隨我感
物悴遐瞻邇噫是使災青彌熾鬱陶愈悲惟爾教我百
無一宜我穀未實我蔬未肥弗視農圃吾將曷歸無重
我悔吾方憤憤稚子不樂喘縮而退

告白蛇文

田廬西北偏有古丘焉高可四望予將昇之以眺遠舒

鬱農民遮言曰不可是丘有蛇巨如井缶而白忤之能
為崇不利人多矣宜無往予取酒沃其丘告之白生而
白者犬雞馬羊而已其餘則老而後白狼狐兔鹿烏雀
燕雉龜蛇之類是也人老而毛髮皓白耗眊昏倒不能
記子孫名字形朽神潰以至於死物老而鱗毫羽甲盡
白白而後有靈非以聖賢存乎上德光被於下則不為
之出出必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唯蛇不在瑞典雖然
神而且靈尚矣故漢之興神姥謂之白帝子得非天命

志怪者必曰自然多穴老墳竅大木要野吐盤肴甌酒
之事作小兒女子寒暑嘗眩淫巫倚之彈絲瞋目歌舞
其妖怛駭其惑考鼓用幣僭冒其上歲時奔走畏在人
後疾病不治飢寒不辭悉爾輩之為也古者鑄鼎象物
使知神姦若之姦吾知之矣况旅吾之地由我進退蟄
出以時無越昆蟲之職無雜鬼神之事吾宮居若野處
各有分齊故不相害然斬翳通顛為暇日憑藉之所則
不當與人爭也如不用吾言吾當籲天霆擊斷裂首尾

焉吾誠不移無易爾為

祭梁鴻墓文

并序

梁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余過之作文而弔以酒為奠其辭曰

先生為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之南走乎大江之波
客臯氏之宇下志沈潛而靡他自吳粲以舉白夫人之
勤亦多不懷志於將沒適乎道之無頗比要離之烈魄
冢雖夷而不磨嗟余後先生之千祀聊奉奠而來過俯

灌地而仰語顧先生之謂何心褊性誕客他人之宇下
不得故築垣而自翰身病妻弱自吳民之粲不得故力
耕而自穫所以法先王之義者庶五噫兮可作

哀茹筆工文

天與之肱力何繇繇耕不能耒漁不能船截筠束毫既
勝且便晝夜今古惟毫是鑄爰有茹夫工之良者責其
精猶在價高下缺齧又互尚不能捨旬濡數鋒月禿一
把編如蠶拏女加反說文云持也汝實助也我書奇奇渾元未哀

惟汝是賴如何已而有鬼千萬拔毛止皮散澀鈍銛緡
觚獄辭圓而不流銛而不散在握方染亦茹之為斲輪
運斤傳之者誰毫健身殞吾寧不悲

一本悲
作噫

散人歌

江湖散人天骨竒短髮搔來蓬半垂手提孤篁曳寒繭
口誦太古滄浪詞詞云太古萬萬古民性甚野無風期
夜棲止與禽獸雜獨自構架縱橫枝因而稱曰有巢氏
民共敬貴如君師當時只效烏鵲輩豈是有意陳尊卑

無端後聖穿鑿破一派前導千流隨多方惱亂元氣死

日使文字生姦欺聖人事業轉銷耗尚有漁者存熙熙

風波不獨困一士凡百器具皆能施眾踈滄腐鱸鰕脫

止尖檢馭無讒疵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

奴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直為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

弁我魏所以腰欲散不散珮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

傾歌語散空谷應笑散春雲披衣散單複便食散酸醎

宜書散渾真艸酒散甘醇醎屋散勢斜直樹散行參差

客散忘簪屨禽散虛籠池物外一以散中心散何疑不
共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隍陴靜則守桑柘亂則逃
妻兒金鑣貝帶未嘗識白刃殺我窮生為或聞蕃將負
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
旌旗神鋒悉出羽林仗績畫日月蟠龍螭太宗基業甚
牢固小醜背叛當殲夷禁軍近自肅宗置抑遏輔國爭
雄雌必然大段剪兇逆須召勁勇扶軍麾四方賊壘猶
占地死者暴骨生寒飢歸來輒擬荷鋤笠詬吏已責租

錢遲興師十萬一日費不啻千金何以支祇今利口且
箕歛何暇俛首哀惇嫠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冊撐
頽戲冰霜襦袴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散人悲
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拜賜江湖散
人號

五歌

并序

古者歌詠言詩云我歌且謠傳曰勞者願歌其事吾
言之拙艱不足稱詠且謠而歌其事者非吾而誰作

五歌以自釋意

放牛

江草秋窮似秋半十角吳牛放江岸
隣肩抵尾乍依隈
橫去斜奔忽分散荒陂斷澗無端入
背上時時孤鳥立
日暮相將帶雨歸田家煙火微茫濕

水鳥

水鳥山禽雖異名天工各與雙翅翎
雛巢吞啄卽一例
游處高卑殊不停則有鶩鉞

普皮切

爪戟勁立直眦者擊

搏挽裂圖羶腥如此等色恣豪橫聳身往往凌青冥為
人羅絆取材力韋韝綵綬懸金鈴三驅不以鳥捕鳥矢
下先得聞諸經超然可繼義勇後恰似有志行天刑鷗
閒鶴散兩自遂意思不受人丁寧今朝擢倚寒江汀春
鉏翡翠參鵷鵠孤翹側睨瞥滅沒未是即肯馴簷楹婦
女衣襟便佞舌始得金籠日提挈精神卓犖背人飛冷
抱蕙葭宿煙月我與時情太乖刺祇是江禽有毛髮慙
懃謝汝莫相猜歸來長短同群活

刈穫

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纔遮畝芒粒稀疎熟更輕
地與禾頭不相拄我來愁築心如堵更聽農夫夜深語
凶年是物即為災百陣野鳧千穴鼠平明抱杖入田中
十穗蕭然九穗空敢言一歲困倉實不了如今朝暮春
天職誰司下民籍苟有區區宜拚拚本作耕耘意若何
重豸兼教食人食古者為邦須蓄積魯飢尚責如齊糴
今之為政異當時一任流離恣徵索平生幸遇華陽客

向日滄霞轉肥白欲賣耕牛棄水田移家直傍三茅宅
雨夜

屋小茅乾雨聲大自疑身著蓑衣卧兼似孤舟小泊時
風吹折葦來相佐我有愁襟無可那纔成好夢剛驚破
背壁殘燈不及螢重挑却向燈前坐

食魚

江南春旱魚無澤歲晏未曾腥鼎鬲今朝有客賣鱸魴
手提見呼見我長於尺呼兒春取紅蓮米輕重相當加

十倍且作吳羹助早飡飽臥晴簷曝寒背橫戈負羽正
紛紛祇用驍雄不用文爭如曉夕謳吟樣好伴滄洲白
鳥群

丁隱君歌

隱君姓丁氏字翰之濟陽人也名飛舉讀老子莊周
書善養生能鼓琴居錢塘龍泓洞之左右或曰憇館
耳別業在深山中非得得行不可適到其下畜妻子
事耕稼如常人余嘗南浮桐江途而詣龍泓憇館獲

見綸巾布裘貌古而意澹好古文樂聞歌詩見待加
厚因曰他時願為山中僕丁笑而不應問之年曰七
十二當咸通丙午歲逮今十四年矣雷平道士葛參寥
話與翰之熟至今齒髮不衰氣力益壯疏繁導蒙灌
溉剗剗皆自執屨缶斤斲輩升高望遠不翅履平地
時時書細字作文紀事皆有楷法意義夜半山靜取
琴彈之奏雅弄一二而已少睡寡言語與人相接禮
簡而情至周旋累年未嘗有罷倦之色不唯疾病也

非養生之效歟又不見其有所服餌或問之對曰治
心修身之外復有何物予始嘉其避世又聞其老而
益精又悅其治心脩身之說孔子所謂樂而壽者斯
人也歟既樂而壽則仁智充乎其內充乎其內者非
有德者歟有德而不耀於世者非隱君子歟乃作丁
隱君歌以寄其聲云

華陽道士南遊歸手中半卷青羅衣自言逋客持贈我
乃是錢塘丁翰之連江大抵多奇岫獨話君家最奇秀

盤燒天竺春筍肥琴倚洞庭秋石瘦草堂暗引龍泓溜
老樹根株若蹲獸霜濃果熟未容收往往兒童雜猿狖
去歲猖狂有黃冠官軍解散無人聞滿城奔迸翰之閒
只把枯松塞圭竇前度相逢正賣文一錢不直虛云云
今來利作採樵客可以拋身麋鹿群丁隱君丁隱君叩
頭且莫變名氏即日更尋丁隱君

紫溪翁歌

并序

紫溪翁過甫里先生舉酒相屬醉而歌曰

一丘之木其栖深也屋吾容不辱一溪之石其居平也
席吾勞以息一竇之泉其音清也絃吾方在懸得乎人
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然而然先生弁而麇之曰採江之
魚兮朝船有鱸採江之蔬兮暮筐有蒲左圖且書右琴
與壺壽歟天歟貴歟賤歟歌闋而去

鶴媒歌

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野鶴忽然下
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閒靜立如無事清唳時時入遙吹

徘徊未忍過南塘且應同聲就同類梳翎宛若相逢喜
祇怕纔來又驚起窺鱗啄藻乍低昂立定當胸流一矢
媒懼舞躍勢離披似諂功能邀弩兒雲飛水宿各自物
妬侶害羣猶爾為而况世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
君不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

慶封宅古井行

并序

春秋左氏傳云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亂而來奔既而
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聚族而居之富於

其舊後七年荆人使屈申圍朱方執慶封而盡滅其族按圖經潤之城南一里則封所居之地詢諸故老井尚存焉因覽其遺甃故歌之以志其惡

古甃團團蘇花碧鼎澆寒泉深百尺江南戴白盡能言
此地曾為慶封宅慶封嗜酒荒齊政齊人剪族封奔迸
雖過魯國羞魯儒欲弄兵民竊兵柄兵分巖邑號朱方
子家負固心彊梁澤車豪馬馳似水錦鳳玉龍森若墻
一朝雲夢圍兵至胸陷鋒鏑腦塗地因知富德不富財

顏氏簞瓢有深意宣父嘗違盜泉水懦夫立事貪夫止
今歌此井示吳人斷綆沉餅自茲始

甫里集卷十七

謹案卷十五第一頁後四行末佩桃及刊本缺桃
及二字據賦彙補

第二頁前五行既而草知晦朔刊本而訛知據賦
彙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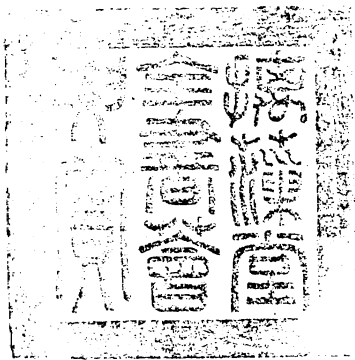
第五頁前三行萼絲兮欲流千里刊本絲訛綜據
賦彙改

卷十六第三頁前六行時不用兮吾無汝撫按唐
文粹汝撫作撫汝

卷十七第五頁前五行手提孤篁曳寒繭按唐文

粹提作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熊煇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集部

南里集卷

十八至
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十二

集部

甫里集卷十八

唐 陸龜蒙 撰



雜著

兩觀銘

兩觀雉門雖僭天子聖人在朝奸佞誅死奸首擲地奸
血如水政不得亂國是以理下及于祀澆風四起內莅
外賢舉世稱美赫奕皇都象魏天倚豈無奸邪佩玉藻

藥聖人弗生兩觀如砥以石鏡辭著於闕里

卜肆銘

蜀嚴之託著龜也以忠孝仁義後來之託著龜也以媮
佞險詖美之使怡愉怛之使駭畏小人唯惡是嗜唯禍
是避唯福是覬唯蠱是媚曾不究得失之所自故幽贊
之著前列之龜乃化為庸妄之器嗚呼成都吾不知古
為市之地况君平之卜肆耶強為之銘以刻其意

陋巷銘

魯國千乘豈無康達傳載陋巷以顏居之鄙委側僻樞
桑覆茨簞瓢屢空其樂怡怡聖人之言終日不違易贊
獨入云顏庶幾門直道大堂如翬飛梁肉在御狼貪豕
肥陋巷相去不其遠而我實狂狷蓬蒿所宜勒於柴荆
賢哉是宜

馬當山銘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吕梁合二險而為
一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為險也屹於大江之旁怪石憑

怒跳波發狂日黯風助推牙折檣血和蛟涎骨橫魚吭
幸而脫死神魂飛揚殊不知堅輪蹄者夷於太行仗忠
信者通於呂梁便舟楫者行於馬當合是三險而為一
未敵小人方寸之包藏外若脂韋中如劍鏃蹈藉必死
鉤勢必傷在古已極於今益昌敬篆岩石俾民勿忘

書銘

太古之時何嘗有欺逮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聖
人之為圖載文字厥功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析木累必

充庭員必折軸韋編一絕錯亂名目寔務輕

去聲

省搥臬

剝穀膠綴番番恣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今

古卷舒蟬聯薰曝蠹鬱疵乎不堅又取珉石篆琢雕鐫由

簡牘下其存四邊璽印章號殷勤識

音志

焉其巧益甚其

說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

平聲

誥誓制令尾違首言牋

檄奏報離方就圓傳錄筆記醜仇美憐銘誅碑表虛功

妄賢歌詩賦頌多思諂權在簡牘者埋沒爛壞無遺一

編副以采穀其留最延繆戾顛倒危蒙弗刪在珉石者

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鏡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為傳有死必繼流乎億年宜斥詐偽焚燒棄捐復以太古結繩之前

漢三高士贊

前漢一人

王霸仲儒清節是理有息躬耕黃頭歷齒故人令狐奉書遣子從以車徒入耀閭里既往霸臥日晏不起其妻譏之以息愧恥君適世榮抗節不仕子親耒耜固其宜

矣我實信道曷足慚彼霸乃忻然恬淡如水夫高婦賢
可謂具美

後漢二人

摯先生恂伯陵之孫學通五經居於涓濱弟子累百馬
融服勤以子妻之師而益親融為大儒恂乃知人和帝
之世公卿以聞季直才器宜當輔臣公車就徵禮備玄
纁守道不至終為逸民

外黃申屠少負名節義女報仇令欲論殺蟠以同縣陳

情上讞廷尉宥之旌彼孝烈博通羣書復善談說漢哀
政荒時實暮末隱於礪山遂與世絕獻帝即位徵為三
公邈若不應真真一鴻時人之重賢者蔡邕明哲終始
嗟乎子龍

怪松圖贊

并序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予怪松圖披之甚駭人目根盤
於岩穴之內輪囷偃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
尺礪

洛罪切

可切

然蹙縮然幹不暇枝枝不暇葉有

若龍擘虎跛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物怪之如是耶子能辯之乎予曰草木之生安足怪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為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栢乎今不幸出於岩穴之內脞脆者則磳然其牙伏死其下矣何自奮之能為是松也雖稚氣初拆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鬪乘陽之威悲已之軋拔而將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過空憤激訐然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為怪木吁豈異人乎

哉天之賦才之盛者早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
蒸沈酣日進其道權擠勢奪卒不勝其阨號呼歎呼
發越赴訴然後大奇出於文彩天下指之為怪民嗚呼
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真文病而後奇不奇不
能駭於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耶道人曰然為我贊
之贊曰

松生陰隘岩獄穴械病乎不快卒以為怪擁腫支離神
羞鬼疑道人嗟咨援筆傳奇或怪其形或奇於辭目為

怪魁是以贊之

野廟碑 并詩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述悲夫眚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黜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暫而少者

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豔者則曰
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陞級左右老木攢植
森拱蘿蔦翳於上梟鴞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毗
作之毗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雞犬魚菽之
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禍
亦隨作耄孺畜牧慄慄然病死喪毗不曰適丁其時耶
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
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

扞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
灾扞患者為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
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絃匏口梁肉載
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暘未嘗怵於
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解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
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
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佞撓怯顛躓竄踣乞
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又何責其真土

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為詩以紀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儀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祀竈解

竈之壞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之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於

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
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小
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祀之
以祈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也苟
行君子之道養老而慈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
不忘禮以約已不忘樂以和心室閭不欺屋漏不愧雖
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為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
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爨以自糊口專利以飾詐崇奸

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瓜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何以為天帝乎

大儒評

世以孟軻氏荀卿子為大儒觀其書不悖孔子之道非儒而何然李斯嘗學於荀卿入秦干始皇帝并天下用為左丞相一旦誘諸生聚而坑之復下禁曰天下敢有藏百家語詣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昔孔子之於

弟子也自仲由冉求已下皆言其可使之才及其仁則曰不知也斯聞孔子之道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為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孰謂況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聽也雖斯具五刑而荀卿得稱大儒乎吾以為不如孟軻

書李賀小傳後

玉溪生傳李賀字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馱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

文予為兒童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為平陵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坡陁栽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夫抱叢篠蒙翳如鳴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鱉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嘉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徑薦投金渚一往至則蔭大櫟隱叢篠坐於積水之傍苦吟到

日西而還爾後袞袞去曹務多弛廢令季操卞急不佳
東野之為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
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
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於槁死
不得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大東野窮玉溪生官不
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復友生論文書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

雖極頑冥亦知喘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禍患之甚
易也況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
道而未得者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盃藜
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
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厯王公丐貸飾車馬故無
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聳節槩則傳之觸
離會則序之值巾屨則銘之簡散上聲澹誕無所諱避又
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德我太甚苟默默不應非

朋友切切惻惻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
小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
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
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
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
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
之法近出二戴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
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

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聖人旨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

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辯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為經以書春秋為史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履霜堅冰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可

頁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
子之宮初獻六羽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
事于太廟仲子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人去籥之類果
純直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文之不可
立論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
盟豈非叙事耶引左氏傳語微左氏叙事悉謂之春秋
可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
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叙事

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謂自小讀六經

頗有熟者求文之旨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又一篇云

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易之繫

辭曰齊大小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

辭有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耶

書載帝庸作歌臯陶賡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

辭非文耶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耶禮有

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之辭禮樂之辭非

文耶法言曰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耶太玄之辭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耶是知文者辭之總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云云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

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精猶耳大凡解人之說不敢避墉垣膚爪而自矜於堂與心腑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沉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或不同請觀過而後罰

甫里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四千九十四

集部

甫里集卷十九

唐 陸龜蒙 撰

雜著

象耕鳥耘辯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於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叙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

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墾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怪非聖人之

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毆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寒泉子對秦惠王

寒泉子

秦之處士

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

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不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黜其霸以躋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疎乎惠王曰醯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響與力懸絕故

也蘇子誠辯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以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拆豈連雞不能俱止於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疾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鑄鉞董澤之蒲十九為榦一為箕捲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魂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

者悄感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橫暮
得帖帖安卧秦亦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
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辯口奚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
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闕下土使關東諸侯聞
其言合從散橫東向以背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
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仇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
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鄙
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拒秦秦閉關十五年

耒耜經 并序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於今生民賴之有天下國家者去此無有也飽食安坐曾不求命稱之義非楊子所謂如禽者耶余在田野間一日呼耕眊就而數其目恍若登農皇之庭受播種之法溥風泠泠聳豎毛髮然後知聖人之旨趣朴乎其深哉孔子謂吾不如老農信也因書為耒耜經以備遺忘且無愧於食

經曰耒耜農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犁冶金而為之者

曰犁鏡

本作鏡

曰犁壁斲木而為之者曰犁底曰壓鏡曰

策頡曰犁箭曰犁轅曰犁梢曰犁評

去聲

曰犁建曰犁槃

木與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墾墾猶塊也起其墾者

鏡也覆其墾者壁也草之生必布於墾不覆之則無以

絕其本根故鏡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鏡表上利壁形

下圓負鏡者曰底底初實於鏡中工謂之斲肉底之次

曰壓鏡背有二孔係於壓鏡之兩旁鏡之次曰策頡言

其可以扞其壁也皆馳然相載自策頤達於犁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程而膠者曰轅後如柄而喬者曰稍轅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轅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為級前高而後庠所以進退曰評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捷也所以祝其轅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於轅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樞乎輓也轅之後末曰稍中在手所以

執耕者也轅車之胸稍取舟之尾止乎此平鑿長一尺

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脩音墮底長四尺廣四寸評

底過壓鑿二尺策減壓鑿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

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雄稱絕轅修九尺稍得

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犂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

爬去聲渠疎之義也散塏去芟者焉爬而後有乎塏格磳宅

焉有礪音毒礪音鹿焉自爬至礪磳皆有齒礪礪音毒觚稜而已

咸以木為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耒耜經

終焉

治家子言

武王既勝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墾，不敢起。吾父易之為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為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興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

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
聞之懼於是包干戈勸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招野龍對

昔秦龍氏求龍之嗜慾幸而中焉得二龍而飲食之龍
之於人固異類以其若己之性也席其宮沼百川四溟
之不足游甘其飲食洪流大鯨之不足味施施然擾於
其愛弗去一旦值野龍奮然而招之曰爾奚為者茫洋
乎天地之間寒而蟄暘而昇能無勞乎誠從吾居而宴

安乎野龍矯首而笑之曰若何齷齪乎如是耶賦吾之
形冠角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飛賦吾之靈噓雲
而乘風賦吾之職抑驕而澤枯觀乎無極之外息乎大
荒之墟窮端倪而盡變化其樂不至耶今爾苟容於蹄
涔之間惟沙泥之是拘惟蛭蚘之與徒牽乎嗜好以希
飲食之餘是同吾之形異吾之樂者也狎於人啗其利
者扼其喉蔽其肉可以立待吾方哀而援之以手又何
誘吾納之陷弃耶爾不免矣野龍行未幾果為夏后氏

之醢

說鳳尾諾

或問予曰鳳尾諾為何等物圖耶書耶對曰予之所聞自晉訖於梁陳已來藩邸之書也凡封子弟為王則開府辟僚屬取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牋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啟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諾牋

之文也綵繅然襪襪然織與繪莫的知既肯其行必有
褒異之辭若今之批答案晉元帝為瑯琊王時帝美其
才令通習外事嘗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

降

高帝

第十二子甚憐之年五歲使學鳳尾諾下筆便工帝大
悅以玉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鳳尾牋當番薄縷輕其
制作精妙靡麗而非牢固者也殆將五百年必不能保
而存之好事者或云識音志妄矣且傳云仲尼在魯與陳
有問缶羊楛矢者皆知之及修春秋則遠者畧近者詳

故曰立於定哀而指隱桓之日遠矣蓋聖人作大典不可不慎則前所傳亦妄矣予學聖人之文者求其誠而已矣又安可詐別數百年前事自以為賢哉君子慎所傳無易

禽暴

冬十月予視穫於甫里旱苗離離年無以措憂傷盈懷夜不能寐往往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日訊其吐曰鳧鷖也其曹蔽天而下蓋田所留之未必竭

穗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

能弋羅常藥而得之糝糝

上籠下西

塗枝叢植於陂一中千

萬膠而不飛是藥也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賈貨錯歲
售於射鳥兒盜興已來蒙衝塞江其誰敢商是藥既絕
羣鳧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梁予曰嘻失馭
之民化而為盜闕梁急征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
其暴以害民食古聖人毆害物之民出乎四裔矧害民
之物乎俾生靈死乎飢吾不知安用馭者為

解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為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
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為介類與龜與
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
錄食疏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為灾
子雲譏其躁以為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窟穴於沮洳中
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
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感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

流而障之曰蟹斷

銜斷短

其江之道焉爾然後扳援越

軼逝而去者十六七既入於江則形質寔大於舊自江

復趨於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逝去者

又加多焉既入於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

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捨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

務著不近於智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

軻荀揚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

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揚氏聖人之瀆也

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而求瀆由瀆以至
於海是人之智反出於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
解

記稻鼠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於七月
當時汙坳沮洳者埃塈塵勃濯檝支派者入扉履無所
汙農民轉遠流漸平聲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渴
不暇僅得葩拆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羣鼠夜出齧而

僵之信宿食殆盡雖廬守版擊毆而駭之不能勝若宮
督戶責不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棘械束榜華木
肌體者無壯老吾聞之於禮曰迎猫為食田鼠也是禮
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後歟物有時而暴歟政有貪
而廢歟國語曰吳稻蟹不遺種豈吳之土鼠與蟹更伺
其事而效其力殲其民歟且魏風以碩鼠刺重斂斥其
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
土况乎上招其財而下啗其食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

浪轉從聚而為盜何哉春秋螽蟴生大有年皆書是聖
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學春秋又親蒙其灾於是乎
記

記錦裾一作裾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予話上元瓦棺寺有
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裾佛幡皆組繡竒妙李
君乃出古錦裾一條示余幅長四尺下廣上狹下闊六
寸上減下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

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葶萼輩右有一鸚鵡聳肩
舒毛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又以花卉均布無
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
環結互以相帶有若駁霞殘虹流烟墮霧春草夾逕遠
山截空壞牆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

上聲

漏藥粉塗染盤

緼

公曾切急也馱
戾也或作桓

環珮雲隱涯岸濃淡霏拂靄抑冥密

始如不可辯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
非繡非繪纈緻柔美人不可狀也良用繒綵下制綫尚

仍舊兩旁皆解散蓋拆滅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
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裾者復
何人焉因筆之為辭繼於錦裾之後俾善詩者賦之

蠹化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蝨而青翳
葉仰齧如飢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振觸之輒奮角而
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
為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襜黑鞞蒼分朱間黃腹

項而楯

墮

綏纖且長如醉方寤附枝不揚又明日往則

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
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粉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螫網而
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桎梏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
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游類潔也
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為橘之靈後不見觸螫
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
位大羽化也封畧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

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為大螫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雜說五首

先儒曰瞽瞍憎舜使塗廩浚井酖於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之以鳥工龍工藥俗注豕而后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况舜壻於天子頑嚚嫚戾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耶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反受教於女子其術怪

且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故堯使勛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郤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郤棄為稷官烝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於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

季札以樂卜趙孟子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語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

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襪繫絕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褚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為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九奚襪帶之足云

柳下惠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甫里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十五集部

甫里集卷二十

附錄

唐書隱逸傳

宋祁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史
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
從湖州刺史張博歷蘇湖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
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

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貧無十日計不少
輟也文成竄稿篋中或厯年不省為好事者盜去得書
熟誦乃錄譬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
傳借人書篇裘壞舛必為輯褫刊正樂聞人學講論不
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
苦飢身畚鍤蓐刺無休時或議其勞答曰堯舜微瘠禹
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
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為水說七種其二惠山

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為致之初病

酒再暮乃已其後客至絜壺置盃不復飲不喜與俗流

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

牀釣其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

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

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

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蘇其門

有巨石遠祖績嘗仕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乘舟輕不

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甫里陸先生文集序

樊開

唐賢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長於春秋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右與顏荑皮日休羅隱吳融為友性高潔家貧親老屈與張博為湖蘇二郡佐嘗至饒州三月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譔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自謂江湖散人或號天

隨子甫里先生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日疾終贈右
補闕至本朝宋景文公重修唐書仍列於隱逸傳今蜀
中惟松陵集盛行笠澤叢書未有是書家藏久矣愚謂
置之篋笥以私一人之觀覽不若鏤板而傳諸好事庶
斯文之不墜而魯望之名復振亦儒者之用心也時維
聖宋元符庚辰歲仲秋月郢人樊開題

後序

朱袁

進退取舍君子之大節惟循於道而不悖然後無愧於

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者未有不為物所勝也天隨子居衰亂之世仕不苟合家於松江躬勞苦甘淡薄而以讀書考古為事所養者厚故其為文氣完而志直言辯而意深一歸於尊君愛民崇善沮惡茲非所謂循於道而不悖者耶世所傳叢書多舛繆袞既至是邑想其遺風因求善本校證刊之於板俾覽者非獨玩其辭而已矣於其志節將有取焉政和改元季夏四日毗陵朱袞記

二遊詩序

皮日休

吳之士有恩王府參軍徐修矩者世守書萬卷優游自適余假其書數千卷未一年悉償夙志酣飫經史或日晏忘飲食次有前涇縣尉任晦者其居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余並次以見之或退公之暇必造以息焉林泉隱事恣用研咏大凡游於二君宅無浹旬之間因作詩以留贈目之曰二游兼寄魯望

五賦詩序

皮日休

毗陵處士魏君不琢氣真而志放居毘陵凡二紀閉門

窮學是乎里民不得以師之非乎里民不得以訾之用

之不難進利之被人也捨之不難退辱非及已也噫古

君子處乎進退而全者由此道乎伯夷之隘柳下惠之

不恭不能造於是也江南秋風時鱸肥而難釣菰脆而

易挽不過乘短舫

方言曰船短而深者謂之舫音步

載一甌酒加以飲

具由五瀉涇入震澤穿松陵抵杭越耳日休嘗聞道於

不琢敢不求雅物成雅思乎於是買釣船一脩二丈闊

三尺施篷以蔽烟雨謂之五瀉舟天台杖一色黠而力
適謂之華頂杖有龜頭山疊石硯一高不二寸其刃數
百謂之太湖硯有桐廬養和一怪形拳跼坐若變去謂
之烏龍養和有南海鱸魚殼樽一澀峯巖齒角內玄外黃
謂之訶陵樽皆寄於不琢行以資雲水之興止以益琴
籍之翫真古人之雅贖也因思乘葦之義不過於詞遂
為五篇目之曰五贖兼請魯望同作

過張祐丹陽故居序

顏萱

嘗與故張處士祐世家通舊尚憶孩稚之歲與伯氏嘗承處士撫抱之仁目管輅為神童期孔融於偉器光陰徂謝二紀於茲適經其故居已易他主訪遺孤之所止則距故居之右二十餘步荆榛之下華門啟焉處士有四男一女男曰椿兒桂子倚兒杞兒問之三已物故惟杞為遺孕與其女尚存欲揖杞與言則又求食於汝墳矣但有霜鬢而黃冠者杖策迎門乃昔時愛姬崔氏也與之話舊歷然可聽嗟乎葛帔練裙兼非所有琴書圖

籍盡屬他人又云橫塘之西有故田數百畝力既貧窶
十年不畊惟歲賦萬錢求免無所嗚呼昔為穉生置醴
鄭公立鄉者復何人哉因吟五十六字以聞好事者

三高祠記

范成大

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將
軍姓范氏是為鷓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是
為江東步兵唐右補闕姓陸氏是為甫里先生三君生
不並世鷓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功大名顯而去之

李鷹魯望蕭然雕儒使有為於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
逾度要皆以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於松
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邑人獨私得奉嘗以夸
於四方曰此吾東家丘云爾邑大夫趙伯虛以故祠逼
陋將改作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乃築堂於上告遷而
奠焉且屬石湖范成大為之辭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為高此
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一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

為世道計者可以懼矣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
宴安留連卒悔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成大何足
以述之然屈平既從彭咸而叢桂之猶招隱士疑若幽
處林薄不死而仙況如三君蟬蛻溷濁得全於天者嘗
試倚楹而望水光浮空雲日下上風颿烟篷飄忽晦明
意必往來其間成大亦何足以見之姑效小山作歌三
章以招焉遂從而歌之曰若有人兮扁舟撫湖海兮遠
遊衆芳媚兮高丘忽獨君兮不可留長風積兮浪花白

蕩搖空明兮南極一色鏡萬里兮鞭魚龍列星剡剡兮
其下孤篷眇顧懷兮斯路與涼月兮入滄浦戰爭蝸角
兮昨夢一笑水雲得意兮垂虹可以檣擢仙之人兮壽
無期樂哉垂虹兮去復來載歌曰若有人兮橫大江秋
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兮白鷗舞吳波鱗鱗兮而在下
嗟人胡為兮天地四方美無度兮吾之玉鱸脩鱸兮雪
霏登菰蓴兮芼之水仙續兮胥命君可望兮不可追頰
倒景兮揮碧寥娛宴息兮江之臯萊蘋堂兮廡杜若一

杯之酒兮我為君酌入歌曰若有人兮北江之渚披雲
而晞兮類烟雨蒹葭兮杞棘歲晚兮何以續君食佃五
鼎兮腥腐羞三泉兮終古千秋風露兮歸來故墟月明
無人兮蒼石與語牛宮如兮生蒲荷潮西東兮下田一
波訪南溟兮隣曲山川良是兮丘壠多稼九畹兮今其
刈聊春容兮茲里是歲六月既望書遺邑人使習以脩
祠伯虛請遂以為記淳熙六年八月邑長陳耆增葺祠

亭重刻石

甫里先生碑銘

胡宿

君子之無所失道與世而隆污聖人之不滯於物因時
而遷徙達則奮庸而兼濟否則懷默而獨善堯舜許由
昔賢標一揆之論禹稷顏子先民有同道之說繼世而
作易地則然自風流之聿頽固靈光之不屬中古以降
作者寔繁舊史所存孤風可見咸能自潔身累脫去世
紛耕巖石以相高蹈山林而不返語其玉立之節姑得
而云體無道勝之韻盖亦有幾若乃揖紛亂而高謝標

耿介而長往漁釣一壑寄傲無何之鄉鼓吹六經圖芳
不朽之事非夫高雅淑靈粹溫簡正疇可以議夫是矣
先生姓陸氏諱適蒙字魯望笠澤之幽居者也吐崇岳
之符俾生民之俊溫其如玉而不加雕琢淵乎似道而
無所澄撓神茂初學聲冠當世屬土行標季天宇繹騷
俎豆委而不收干戈尋而未已先生歎深鳳鳥志劇鴻
冥刻蜜函谷之闕鼓柅滄浪之水棄去驕君之餌謝絕
畏友之方於是上會稽探禹穴由臨安訪仙室歸長洲

茂苑之下樂松江浦里之勝乃歎曰時無明主安能宗
予施於有政是亦為政退而賦考槃之詩且有終焉之
計薙草開徑為臨江之居翦茅作堂傲在鄒之宅南直
弁峰之色西帶重湖之光孤雲無心白鳥可狎道素自
處物累不嬰好事之流或載酒而相訪雅游之子時歛
闕而請見戶外之屨常滿席間之丈屢啟稻田一塵歲
供薪水之費魚陂數頃日充庖膳之事至若金樞之月
淨夜赤城之霞啟旦花瀨不遠蘋風甚快先生則必飭

輟牛之衣戒白鵠之舫招來僧社之舊申明朋簪之盍
泛覽節物從容談宴筆牘格靜置於左右琴歌酒賦
相繼以晝夜擊銅鉢以賦詩指石鼎以聯句青谿之曲
亦復何窮白雪之唱其和益寡飄然聲利之表自適仁
智之樂真所謂風塵之外物天地之逸民者也加以癖
好聚書本皆有副得以傳寫則烏欄不計其費躬加校
正則雞距未嘗去手亡一簪而不戚以百城而有喜雖
張華海內之秘班遊禁中之副無以過也由是富擁多

文優入聖域紬六經之眇論泛九家之清流摘發異文
多黃香之不見沉研精義皆郭璞之未詳此又稽古之
宗師博物之淵藪也若夫言不詭聖志在拂世英辭闢
揚朱之塵高論攻墨翟之守潤色夫子之際煥乎有章
潛心大業之中卓然不類斯又三代之遺英萬世之先
覺也自項元和而下風什陵喪多哇之響甚喧大雅之
作幾墜先生收五際之長波駕四始之高蹈綜制萬變
入道奧而惟深刻雕衆形等天機之不宰微言之緒既

續正始之音復聞時皮公日休以高文大筆為世元儒
先生幅巾過從一面如舊相與文酒之間坐忘形骸之
外凡所賡唱溢於几筵莫不研幾深以繹志叨虛寂以
成韻天才艷發縟體交變哀蹄之性百煉而不耗大韶
之音九變而彌雅居然嗣響蔚於中興其命世傑出之
雄乎昔子山覲閔辭多主於悲哀韓非遭亂書頗露於
孤憤屈平怨刺託方物以寄懷虞卿窮愁慨詩書而見
志何自待之未厚將不遇之所興切况淵高曾未彷彿

密而不雨嗟乎西郊之雲瑞非其時已哉東魯之獸至
于青編紀素尚之節鏤版昭炳蔚之辭雖與日月爭光
金石共盡可也宿仰企風微積有年審經涂所出舊址
存焉歸然靈光鞠為茂草慙交照之不接悼園秀之無
文亦由歷高唐者想綿駒之謳過夷門者感侯生之事
蹈揚盛德其庶幾乎銘曰

仰以觀文少微之位含德葆光淪精毓粹猗歟先生鍾
厥靈氣郁哉懿文倬然上智五代尋戈三靈塞霧鶴在

衛軒豺盈漢路哀鳳成歌冥鴻曷慕長洲苑下松陵水
邊內樂名教中有聖賢擁書萬卷挾藻千篇江山豈助
造化無權名理之言有補於世清尚之風未墜於地壤
樹俄空壠書不至清暉助邈幽靈潛翳鞠草寔繁柅車
增欵講樹已凋琴堂久墜茫茫太素英魂兮何歸杳杳
終古香名兮獨飛

按此碑葉茵失入嚴氏始增而姑蘇志云碑今亡蓋
碑雖亡而文則未嘗亡也後彈鴨事中具紀聞所載
微有不同

金五...
卷二十
楊文公談苑

唐陸龜蒙善為賦絕妙人有收得賦材皆綴緝屬對差次比擬凡數首有題而未就蓋其構思用功之非淺相傳龜蒙多智數狡獪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出舍下小童奴以小舟驅群鴨出內養彈其一綠頭雄鴨折頸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適將獻狀本州貢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自言耳內養少長宮禁不知外事信然甚驚駭厚以金帛遺之龜蒙

乃止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龜蒙曰常自呼其名巧
捷多類此

茵嘗觀其傳誦其文矣龜蒙字魯望居甫里著吳興
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四卷以高士召
不至躬自畚鍤品茶評水不與流俗交升舟則蓬席
束書筆牀釣具往來江湖間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
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清風素節凜
凜千古因疑談苑所傳之過况茵所居視甫里無一

舍遠其地荒僻耿在松江之東去驛程猶有數十里
使者無由過之自武宗暨昭宗凡六十三載未嘗遣
內養使杭州揆之地理考之唐紀信其為誣豈談苑
別有所據云

甫里先生吾邦先賢也出處大節已見本傳獨著述散
漫未有善本今傳於世者笠澤叢書松陵集以篇計之
僅四百八十一首居其鄉誦其文且和其絕句百八十
餘首遂於文籍中裒集得一百七十一篇合叢書松陵

集六百五十二篇凡可助此書以流行者聚於卷末名
曰附錄總為二十卷刊置義莊以廣觀覽其間字畫疑
者存之舛謬者是正之文有遺逸者行且增補之庶可
酬先生泉下之望亦可見茵景慕先哲之意云寶祐五
年閏月缺 日葉茵謹識

吳郡志

范成大

咸通中崔璞守吳郡皮日休為部從事與處士陸龜蒙
為文會之友風雨晦冥蓬蒿弱翬未嘗不作詩璞間為

詩亦令兩人屬和吳中名士亦多與焉一年間所作盈積適蒙哀為十通日休名之曰松陵集

姑蘇志

王鏊等修

陸魯望宅在臨頓橋皮日休云不出郭郭曠若郊墅魯望幽居賦云陸子居全吳東距長洲故苑一里又云地接虎丘門臨鶴市又有別墅在甫里魯望躬耕於此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四百畝其居後為白蓮花寺建祠堂塑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腹中

皆平生詩文親稿

又云陸龜蒙墓在甫里傍有白蓮寺

撫言云龜蒙中和初卒給事顏荅志墓吳融為祭文
千餘言有曰觸即碎潭下月拭即滅玉上塵又有胡
宿所撰碑今亡

又云唐甫里先生祠祀唐處士陸魯望也在長洲縣東
五十里甫里白蓮寺即其故宅或云卒後就墓其傍廟
食於此嘉定十七年錢塘龔時備別建祠於左元至正

金少... 卷二十
間縣尹馬玉麟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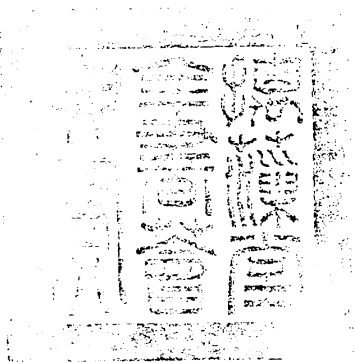
齊東野語云白蓮寺魯望祠堂其像設皆當時物咸
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滿腹皆平生詩文稿
也知府倪普置盛罪更為塑像其腹稿不復得矣

甫里集附錄卷二十

謹案卷十九第三頁前五行東向以背秦刊本背
訛倍據唐文粹改

第三頁前八行六國果拒秦按唐文粹拒秦作奉
教

第十二頁前六行人或振觸之按唐文粹振作振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熊輝